



历史 重案

LES GRANDS
CRIMES DE L'HISTOIRE

惊动西方的 三十个大案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著
侯饒琳◎译

宫廷阴谋、美女间谍、神秘囚犯、诡异绑架、冷血杀手、刺客谜团、
凶悍强盗、恐怖猛兽、离奇匿名信……

这里有整个西方最爱谈论的案件，
它们影响了历史进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历史 重案

**LES GRANDS
CRIMES DE L'HISTOIRE**

惊动西方的 三十个大案

〔法〕皮埃尔·贝勒马尔◎著

侯隽琳◎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重案/ (法) 贝勒马尔 (Bellemare, P.) 著;
侯铮琳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80729-999-8

I. ①历… II. ①贝… ②侯… III. ①历史事件—西
方国家—普及读物 IV. ①K1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6890号

Les Grands Crimes de l'histoire

书 名 历史重案

著 者 [法] 皮埃尔·贝勒马尔

译 者 侯铮琳

策 划 王志钧

责任编辑 廉 勇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大兴黄村卫星城东)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99-8

定 价 38.00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 录

- 卡斯帕·豪兹尔 / 1
- 玛塔·哈丽 / 9
- 吉尔·德·雷 / 20
- 德雷福斯事件 / 36
- “林白小鹰”绑架案 / 58
- 舒瓦瑟尔－普拉兰案件 / 74
- 萨科和万泽蒂 / 82
- 莱奥诺拉·孔奇尼－加利盖 / 99
- 于尔班·格朗迪埃 / 110
- 达米安 / 124
- 杀害饶勒斯的凶手——拉乌尔·维兰 / 131
- 拉龙西埃 / 139
- 夏洛特·科黛 / 157
- 罗森堡夫妇 / 166
- 开膛手杰克 / 182
- 珀蒂奥案件 / 195
- 金 盔 / 217
- 朗德吕 / 225
- 拉罗谢尔的“四士官” / 243
- 博诺强盗团伙 / 250
- “格拉斯哥—伦敦”火车劫案 / 262
- 塞兹内克 / 270
- 拉法日夫人 / 283
- 拉斯普钦 / 295
- 菲阿尔代斯事件 / 308
- 比费和邦唐 / 326
- 潘乔·维拉 / 339
- 梅耶林疑案 / 347
- 热沃丹狼兽 / 357
- 寄匿名信的人——安热勒·拉瓦尔 / 373
- 译后记 / 380

卡斯帕·豪兹尔

这是一个清晨。纽伦堡大教堂刚刚敲响了五点的钟声。天色已然晴朗澄净。

十九世纪上半叶，纽伦堡还是一座博物馆似的城市，城中坐落了众多中世纪时期的精美建筑。而这座城市这会儿正沉睡中，因为1828年5月26日这一天是圣灵降临节后的礼拜一^[1]。前一天是节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酒馆，市民、手艺人、工人们都熬到很晚才睡。今天依然是假日，因此大家伙儿都没有起床。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起床。佛索瓦尔街上，两个鞋匠，维克曼和贝克，正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他们嘴里哼着歌，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一摇一晃地走着。对他们来说，昨夜玩得很尽兴。路的尽头是一片广场。突然，维克曼停下脚步，抓住同伴的胳膊，问道：

“哎，弗朗兹，你看见没？”

“哦，这个嘛，可有点不太寻常！”

这确实不寻常。广场中间伫立着一位少年，估摸十六七岁的年纪，穿着一件灰色衬衫，下身是一条德式背带短裤，罩着一件黑布外套。他右手拿着一顶大大的帽子，帽檐贴着身体，左手在身前端举着，攥着一封信，像是弥撒献礼时的姿态。不过，最令人惊讶的是少年纹丝不动，如同一尊雕塑、一具蜡像一般。他的一双大眼睛死死盯着前方，面无表情。

维克曼和贝克向少年走来。

“朋友！呃，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不应，不动，也不看他们。维克曼一下子清醒了，抓过那封信，打开读了起来。

信是写给“第四轻骑队上尉先生”的，行文用的是极其蹩脚的德文，信中内容如下：

[1] 圣灵降临节为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次日星期一放假。（另：本书中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尊敬的上尉先生：

我给您送来一位愿意忠诚侍奉国王的少年。这个男孩是于 1812 年 10 月 7 日被人送至我这里的。我自己是一个穷困的记者，有十个孩子。这孩子的母亲把他托付给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考虑，可是我没能向她询问些什么，并且我也没有跟法院说这孩子是别人托付给我的。

没人知道这孩子在哪里长大，他自己也不知道家在何处。您尽可以问他这个问题，可他回答不了。我已教了他读书写字。

尊敬的上尉先生，您可别有什么别的想法。这孩子不知道我的住所。我是在夜间将他送至这里的。他不知道回家的路。他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要是您不打算收留他，就把他吊在壁炉里吧。

信末自然没有署名。不过，第一页后还附着另一张纸，换了一种笔迹：

孩子叫做卡斯帕。请您随意给他一个姓氏并恳请您照顾好他。他出生于 1812 年 4 月 30 日。我身陷不幸，不能将孩子留在身边。他的父亲已经故去。

轻骑队的冯·维森格上尉脸色阴沉地看着这两封信。这样拙劣的恶作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刚才，两个醉鬼给他带来一个流浪汉，流浪汉身上还有给他的信件，这简直让他崩溃！更何况是发生在圣灵降临节后的周一。他吩咐两个手下：

“把他带到塔里！”

上尉所说的塔，是指城市中心矗立的那座中世纪城堡主塔，现在是纽伦堡市的监狱。这座塔奇迹般地在前次战争的毁灭中幸存下来，是那段历史唯一在纽伦堡留下的遗迹了。

卡斯帕在塔中关了好几日。他待在墙角里，自娱自乐，他手脚并用地爬行，发出微小的叫声，在监狱里待得很自在，显然，他在这里找回了曾经熟悉的感觉。

监狱的看守是位善良的好人。他来到卡斯帕面前，最初，他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儿来？”卡斯帕并不吭声，只是用友好而天真的微笑作答。然而，当看守递给他纸和笔时，他的面孔一下子焕发出光彩，仿佛身体里某个机关被打开了。他抓起笔，姿势标准，边吐着舌头，边写下了两个词：卡斯帕·豪

兹尔……

于是，这一古怪的发现惊动了当局，甚至纽伦堡市长都亲自到狱中来审问卡斯帕。

对卡斯帕的审问漫长而艰难，是一场耐心的考验。要这个不幸的少年回答问题简直比登天都难，他的词汇量少得可怜——勉强一百个单词左右吧。

不过，通过整整一周的努力，市长还是成功地掌握了不少信息并将审问结果公之于众。卡斯帕·豪兹尔之前一直居住在一间狭窄、低矮的小屋里，没有地板，光秃秃的地面上只是铺了些稻草，仅有的两扇窗户中透进些微弱的光线。他总是坐在地上，玩他的两匹木制的白色小马，还有一只白色小狗，也是木制的。屋子里有一处地上挖了个洞，放了一个盆，供他解手。不远处是一个草团，当做他睡觉的床。仅此而已。

因为缺乏锻炼，卡斯帕几乎不会走路。早上，他睁开眼睛，会在床边发现面包和水，还有清空的便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子教他读书写字。一天晚上，这个男子来对他说：

“我要送你去大城市。”

深夜，男子将卡斯帕扛在肩上，穿过树林。走了三天三夜后，他把卡斯帕留在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那个广场，交给他那封信，然后离开了……

于是在纽伦堡，这个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古老德国的城市里，关于这个黑夜里到来的孩子，这个神秘的陌生人的故事引起了轰动，引发了无数的猜想。卡斯帕·豪兹尔会是什么人呢？

市长将少年的相貌特征张贴于众，以便市民们能提供信息。然而，没有人见过卡斯帕，没有人认识他。

在此期间，纽伦堡的日奥格·多摩尔教授担负起卡斯帕的教育工作，而卡斯帕也进步神速。他是一名用功并且有天赋的学生。他不仅学习字母表、计数，并且学习例如地理、历史这样更为高深的科目。他聆听着教授的讲述，带着几分惊叹，还有些许急迫。

晚上，卡斯帕复述白天的功课：纽伦堡，三万居民……德国，欧洲……地球是圆的，现在是 1828 年……他有些吃力，他必须理解这些事情。要把这些全部想象出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想到整整十六年中，世界对于卡斯帕来说仅仅局限于两匹木马，一只木狗以及一个黑衣男子……

同时，多摩尔教授十分热衷神秘学并对此很有研究。他对卡斯帕的梦境十分感兴趣。有一天，卡斯帕告诉他自己梦到了一座宏伟的城堡，城堡里的房间豪华精美，人们穿着考究。教授认为这便是佐证，证明了卡斯帕出生于一座城堡中，之后才被神秘地送到那间可怕的“监狱”里。卡斯帕·豪兹尔是亲王或者国王的孩子，有人把他监禁起来是为了不让他继承王位。

有这样想法的不仅仅是多摩尔一人。卡斯帕·豪兹尔之谜迅速在整个欧洲弥散开来，人们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找卡斯帕会是当今世界哪一位国王之子。于是，必须找到 1811 至 1813 年间哪个王室曾丢失了一位年幼的孩子。答案只有一个：德·巴登家族。

斯特法妮·德·巴登的命运颇为传奇。她原名斯特法妮·德·波阿尔奈，是约瑟芬的表妹。受大革命的牵连，她沦为孤儿，十分悲惨。但是当表姐约瑟芬的丈夫掌权后，生活就像为她书写了一篇童话一般。拿破仑认她做了女儿，并把她嫁给了德·巴登王子。

不用过多阐述德·巴登宫廷里阴谋诡计的细节，不过，要知道斯特法妮的丈夫是年长的王子，另一位王子对于斯特法妮没有男性继承人这一情况极度关注。这便是问题所在。斯特法妮夫妇膝下三女两男，两个男孩都很早夭折了，其中一个死于 1812 年 10 月 15 日。

那么，如果男孩并没有死呢？如果他只是一出生就被夺走，秘密交给一位农民抚养呢？如果这个男孩就是卡斯帕·豪兹尔呢？

显然这一猜测立刻被大众接受了。历史学家和记者们都在寻找证据，倾心研究这一问题。然而，他们是否考虑到这对卡斯帕来说是否就没有危险呢？他们有没有考虑到如果确定了卡斯帕是大公国真正的继承人，那么不是所有人都会为此高兴的，无论如何，既定的继承人是绝对不会舒心的……

182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卡斯帕逃脱黑暗生活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了，也渐渐习惯了与人接触。虽然卡斯帕有理由咒怨人性，可是他为人却极其温和、善良而又谦虚。他总是面带微笑，总预备着帮助别人，随时奉献自己。看着卡斯帕，谁会想到他是如此不幸的孩子，是世纪之谜呢？人们几乎要认为卡斯帕·豪兹尔会像寻常人一样生活的时候，1829 年 10 月 17 日周六这一天，他的命运又转了一个弯：这个弯转向了悲剧。

早上，卡斯帕要去替多摩尔夫妇买东西。一直到中午，都找不到他的身影。大家在屋子里、花园里都找遍了，可还是不见踪影。

最后，人们在地窖找到了昏迷的卡斯帕，他的头上有一条裂开的伤口。大家赶紧找来了医生。情况并不太严重：只是伤在了表层。卡斯帕能够开口描述：

“一个男人，在地窖里，对我说，‘你不会活着从这里出去的。’然后他打了我，再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警方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查出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卡斯帕康复了。

纽伦堡当局决定将卡斯帕托付给市政议员比波巴赫，他们认为卡斯帕会在比波巴赫的官邸中受到更好的保护。然而，六个月后，他的房间中突然一声枪响。比波巴赫一家迅速赶到，卡斯帕还在房中，显得很呆滞，手臂摇晃着，鬓角处受了伤。他坚称自己登上一张凳子，摔倒时抓住了两把手枪中的一把。那两把枪是为了让他自卫而配给他的。但是，这并不能是真的。卡斯帕的伤势不是由火器造成的，不然应该有灼伤的痕迹。那么，他为什么要撒谎呢？他是被人攻击了吗？那么他不说出真相，是因为他认识攻击他的人吗？众多谜团之中又新添了一个谜团。

从此，卡斯帕过上了漂泊的生活。他从一家换到另一家，有一年，他住在冯·杜克尔男爵府邸。之后是一位富有而古怪的英国人——斯坦合浦勋爵负责保护他。勋爵特地从英国赶来，就是为了见一见这位所有人都在谈论的神秘的年轻人。他决定照顾卡斯帕，他给了卡斯帕五百弗罗林^[1]，并许诺谁要是查探出他的身世，就给那个人五百弗罗林。

有一阵子，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卡斯帕频繁出入时尚的沙龙。他引起了轰动，美丽的妇人们总想爱抚、触摸他。他富有吸引力，就像令人好奇的动物。

不过，斯坦合浦勋爵很快丢下了卡斯帕。他将卡斯帕托付给他的朋友——梅耶教授及其夫人，并留下了抚养费。梅耶夫妇居住在一个叫做安斯巴赫的小城市。于是卡斯帕脱离了社交、闲聊以及人们的好奇，终于找到了真正欢迎他的一家人。

在这个外省的小城市，在和睦的梅耶夫妇身边，卡斯帕感到很舒心，因为他

[1] 古代佛罗伦萨金币名，后来许多国家曾仿造。

本身就是一个单纯的男孩。他和孩子们玩耍，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和他们很相像。卡斯帕将梅耶夫人视作自己的母亲，有时他甚至敢于称她为“妈妈”。梅耶先生帮助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多亏了梅耶先生，卡斯帕在市法院做了一名小秘书。他也时常去牧师家里，牧师负责他的宗教学习，这一方面，他也是一名认真的学生。

1832至1833年过得很平静。当初围绕卡斯帕·豪兹尔兴起的好奇心已经平息了。当然，人们并没有忘了他，他成为了作家、诗人笔下的传说。但是卡斯帕本人，人们没有打扰他……

1833年的圣诞节临近了。如今，卡斯帕走在安斯巴赫城的街道上，已经不会被认出来了。人们不再驻足回身看他，也不再对他指指点点。他已经融入了人群之中……

1833年12月14日，卡斯帕一上午都待在牧师那里。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帮着修道会的孩子们用纸盒剪切，粘贴出各种形状，用来布置房间。牧师离开后，卡斯帕又待了一会儿，然后也离开了。

“我去公园啦，再见，孩子们。”

这是下午三点。三点半的时候，卡斯帕回到了梅耶家。他脸色苍白，一把抓住了梅耶先生的手臂：

“公园……有个男人……一把刀……递来一个包……受伤了……我就跑……包丢在那儿了……”

大家让他躺下，脱去衣服。他的身体左侧有一道伤口，在心脏稍下的位置。

医生和警察同时赶到。卡斯帕大滴大滴地冒着汗珠，说话很困难：

“一个男人……今早……他约我三点见面，要告诉我我的身世……我到了……他递给我一个包……我接了……他插了我一刀。”

一名警官到公园后，确实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紫色的小包。包内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反写着一段话，得放在镜子前才能读出：

豪兹尔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不烦劳豪兹尔了，我想自己告诉你们我的来历。我来自巴伐利亚州边界的河边，我叫：M.L.O。

尽管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卡斯帕的伤势却越来越重。12月17日，他说起了

谰语。他呼唤着要他的母亲，也就是梅耶夫人。牧师被叫来了：

“您感觉如何，卡斯帕？”

“很好，牧师先生，但是我觉得太累了。”

“这会好起来的，卡斯帕。还得要继续布置房间呢，还没有布置完。”

“我很乐意的，牧师先生，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能做。”

“卡斯帕，您认为有什么是我可以帮您宽慰的吗？”

“什么也没有。我很平静。我请求所有人的原谅。”

牧师没有听明白：

“您是想说相反的意思，您宽恕那些伤害了您的人吗？”

卡斯帕费力地咽了一下唾沫：

“为什么要宽恕？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

1833年12月17日，当教堂的大钟敲响，夜晚六点的时刻，俯身床边的牧师直起身来，划着十字的手势：卡斯帕·豪兹尔离世了。

随后的调查在那个时代是史无前例的。巴伐利亚国王悬赏一千弗罗林捉拿凶手。预审案宗完成后，长达三千三百页。人们把德国和部分欧洲搜索了个遍。这一事件牵连引发了政治上的影响，德·巴登大公家族未能幸免于此。尽管如此，依然是什么线索也没有发现。两年后，人们最终合上了档案夹。调查停滞于此……

如今，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首先，将卡斯帕说成是德·巴登王子之子的传奇故事是没有根据的。1875年时，人们着手找到了1812年的那个死婴的资料。毫无疑问：那就是德·巴登大公的继承人。

那么又是谁杀害了卡斯帕·豪兹尔呢？

为了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事实中去。首先，在三次对卡斯帕的攻击事件中，尽管当时做了很多调查，却从来都不曾找到攻击者的线索。由此可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些都是卡斯帕自己制造的。其次，在卡斯帕·豪兹尔遇到致命袭击的公园里发现的纸条上有这么一句话：“我想自己告诉你们我的来历。”然而，这句奇怪的话在卡斯帕·豪兹尔悄悄藏着的私密日记中一字不差地出现过两次。最后，还有他临终时说的话：“没有人对我做过什么。”

我们要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话：没有人对卡斯帕·豪兹尔做过什么事情，没有人杀他。是他自己三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下，只剩下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了。

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进入卡斯帕的内心世界。他的一生都与常人不同。他突然从孤寂无闻的生活进入社会生活，说得更确切一些，是过起了名人的生活。人们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传说之墙。他成为了大家好奇的对象，热衷的焦点，这一切怎能不让卡斯帕晕头转向？他就是活生生的秘密，人们不断地向他提问，美丽的妇人和俊俏的绅士们为此相互争抢。之后，他们就把他抛在脑后了。于是，卡斯帕编造出一个追踪他的陌生人，希望以此能唤回人们的记忆，再次成为谜团，他想继续做“卡斯帕·豪兹尔”。

卡斯帕·豪兹尔迷恋上了人们想让他玩的游戏，并且坚持扮演自己的角色直到最后……

然而，谜团一直存在。因为卡斯帕十六岁前一直被非法关押，并且居住的条件十分恶劣。所以，即使确定他不是德·巴登大公的继承人，我们今天依然不知道他的身份。或者说，我们知道一点：这是最神奇的谜团之一。整整一代人都在歌唱卡斯帕·豪兹尔，都融入了他悲剧的命运，都驻足在他来到和离开的夜晚。无疑，魏尔伦^[1]为他写的诗歌是最美的送别：

我的出生是太早抑或过迟？

我在这世上又行了哪些事？

哦！人们哪，我的悲痛深渊无底。

请为可怜のカ斯帕祈福！

[1] 魏尔伦 (Paul—Marie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诗人。

玛塔·哈丽

1916年8月10日这一天，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拉杜上尉打开了陆军部办公室的窗户。

拉杜上尉今年三十五岁，蓄着小胡子，他表情极其严肃，正透过薄薄的夹鼻镜片查看一摞厚厚的档案……当战友们在凡尔登的战壕里拼死作战时，为什么作为职业军人的他会安然地待在巴黎？这一优待是因为某些背景，还是因为一些高层关系？

并非如此。拉杜上尉没有去前线，而成为留在部里的几位军官之一，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因为在所有职位中，他的这个最为棘手，对能力的要求最高：他负责的是第二作战室，也就是法国反间谍室。

这个下午，拉杜上尉正在等候一位女客人。来客正在候见室中。他已经让警卫去安抚这位客人，以便给自己留下时间最后重读一遍档案。

来客1876年8月出生于荷兰的一座小城，现年正值四十岁。她叫做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1895年，嫁给了荷兰军队的一名军官，马克·莱奥上尉。不久，上尉被派往荷兰殖民地的爪哇岛。委婉些说，夫妇俩相处得不太和睦。尽管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不过他们的婚姻还是如同一场灾难。1902年回到欧洲后，马克·莱奥夫人就申请离婚，并逃往巴黎……

拉杜上尉停止了阅读。刚才，他是需要重新记忆一些年份上的细节，档案中剩余的内容，他都已经铭记在心了。

到了巴黎，马克·莱奥夫人想以演戏为生，可是作为演员，她没有足够的天赋。她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有一天她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她要利用她在爪哇岛的生活经历，打造出一个东方舞蹈演员。

1905年12月13日，这一天，她成功了。她在吉美博物馆登台演出。这是一场上层聚会：政客、艺术家、日本和德国的大使齐聚一堂。吉美先生亲自向来宾介绍这位舞蹈艺术家：这是一位神圣的印度舞者。她叫做玛塔·哈丽，这个名字在马来语中是“晨曦之眼”的意思。她出生于爪哇，母亲是混血，父亲是欧洲

人。她曾得到过圣舞祭祀的传授……

演出设在博物馆中已经装扮成湿婆庙的圆顶图书馆内。光线柔和而神秘，玫瑰花瓣铺满地面。玛塔·哈丽翩翩起舞……她身材修长，纤细而柔软。她的肤色呈黄褐色，身段似古希腊的雕像一般；双腿秀美，髋骨窄小，胸部小巧，双手纤长；她的脸型稍显宽大，但是黑亮的眼睛和乌黑的秀发堪称完美。在异域音乐声中，她展现着性感诱人的身姿和步伐。她身披层层纱衣，时而轻轻掀去这层或者那层，待到舞蹈结束时，只剩下内衣以及金色胸罩了……

舞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玛塔·哈丽敏锐地发觉，文化成为她大胆的托词。巴黎各沙龙都在争夺她的出席。她获得了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文学家以及政客的赞赏。

正是在这一时候玛塔·哈丽才真正吸引了拉杜上尉的注意力。在法国这一边，她是外交部长、几位外交官、几位高级军官还有好几位议员的情妇。德国那一边则更了不得，她与布朗斯维克公爵、柏林警察局局长甚至威廉皇储本人都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1914年7月底，战争迫在眉睫，玛塔·哈丽离开她在讷伊专门的旅馆，匆忙赶往柏林，似乎已被逼得走投无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后路了。1914年8月1日，是德军总动员的时刻，她正与柏林警察局局长共进午餐。拉杜上尉绝不会忘记她的这一举动，并且显然，她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然而，最先开始关注玛塔·哈丽的并不是第二作战室，而是英国情报处。在那著名的午宴后，玛塔·哈丽回到了其在荷兰的住处，并且经常从那里前往英国。英国情报处的工作人员在她的周围监视她，等她回到法国后，他们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法国情报人员。

这就是档案的内容。今天是1916年8月10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具体事件对玛格丽莎·赫特雷达·泽莱，也就是玛塔·哈丽不利。总而言之，她有嫌疑，有重大嫌疑……

拉杜上尉认为已经让来客等待够长时间了，他叫来警卫：

“让她进来……”

玛塔·哈丽走了进来……她穿着深色裙装，戴着一顶装饰着灰色羽毛的草帽。尽管她的着装有意显得低调，但是她的身上仍然散发出光芒，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气息。这并不是因为她身体的某处很特别，而或许是因为她的步态，她移动的

方式，她灵活柔软的体态，简直像动物一般……拉杜上尉不由自主地想起她的一位钦慕者的赞叹：“她甚至走路就是在跳舞……”

玛塔·哈丽在上尉面前坐下，浑身散发着香水的气味。

“多么纷乱复杂呀，上尉！我一想起为前行这不幸的几公里要办的手续……”

她的声音似乎是从喉咙里发出的，带着些许不易察觉而又令人陶醉的口音……就连拉杜上尉也不禁要赞叹她的镇定自若……她称这些叫做“不幸的几公里”。多棒的用词！事实上，玛塔·哈丽一回到法国，便申请照顾因战争受伤的伤员。不过，并不是随便到哪一家医院都可以。她选择了距前线几公里远的维泰尔医院。然而，极为巧合的是，法国统帅刚刚决定在维泰尔附近的孔特雷克塞维尔城建一座特级秘密轰炸机场……玛塔·哈丽对拉杜上尉的沉默有些不耐烦：

“那么，上尉，这就是对待一位愿为法国献身的女士的礼节吗？这些可怜的生兵多么需要照顾和关爱。”

拉杜上尉终于决定开口，他选择赌一把。让玛塔·哈丽去维泰尔，这是撕下她的面具的唯一方法。

“夫人，如果说维泰尔在战区，如果说所有人必须从我这里拿到通行证才能前往那里，这可并不是我的错。”

“您打算发给我通行证吗？”

“当然。我为什么不呢？您带了护照和照片吗？”

舞蹈家的面庞绽放出喜悦的微笑。很明显，因为具有这样的魅力，她可以成为很厉害的间谍。

“我这里有两张照片。您要是愿意可以自己留一张。”

上尉冷冷地拒绝了。玛塔·哈丽气恼地撇了撇嘴。可见，她并不习惯自己的魅力对男人不起作用，并且她很不喜欢这样。签署完文件后，拉杜上尉让警卫把她带走。告辞时，玛塔·哈丽稍显生硬……

第二作战室的负责人很清楚自己冒了一个险，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这是家常便饭。另外，他也打着自己的算盘。他准备让一名在维泰尔康复休息、年轻英俊的龙骑兵中尉与这位舞蹈家接触往来。中尉接到的命令将是假装成飞行员，按理说来，这样接触起来会更顺利便捷。

接下来的日子里，拉杜上尉仔细筛查龙骑兵中尉以及“水城”其他情报人员送来的报告。他失望了。不仅玛塔·哈丽的行为毫无可指摘之处，而且还发生了

意料之外的情况：她坠入了爱河。在照顾伤员时，玛塔·哈丽认识了一位双目失明的叫做马斯洛夫的俄国上尉，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深深地被他迷住了。

玛塔·哈丽恋爱了，这是拉杜完全不能预见的事情，这对他来说是个恼人的意外。他对这位舞蹈家的内心有所了解：这可是位冲动、多情的女人。她对马斯洛夫的爱情有可能让她把一切都抛在脑后。不管怎么样，在她这件事上，没有任何间谍活动的迹象。

不过，拉杜上尉并没有准备将玛塔·哈丽的档案束之高阁，因为正是她自己，在三个月后的1916年11月初，前来面见了上尉。这次来访的缘由超出了想象。玛塔·哈丽兴奋异常：

“我在维泰尔拥有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我爱上了一位俄国军官。这是我有生以来的初恋。”

“呃，那好，嫁给他吧！”

美丽的脸庞变得暗淡起来：

“我不能。他的家庭绝不会接受我的。他的父亲是位将军……除非，我有钱……”

拉杜上尉突然异常感兴趣起来。他开始明白玛塔·哈丽的内心的小算盘了。只见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最终不管不顾地说道：

“我需要一百万……”

第二作战室的负责人轻轻吹了一声口哨……1916年的一百万，真是一笔巨款——将近现在的两百万。

“如果我们用这笔钱跟你做个交易呢？”

这位年轻女子显得神气活现：

“那么，玛塔·哈丽就会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间谍，如果她愿意的话。”

“也就是说？……”

“我曾经是威廉皇储的情妇。他坚持只要我和他重修旧情。这，不值一百万吗？”

拉杜上尉决定摊牌。

“我什么也不会给您的，但是我要给您一个任务。玛塔·哈丽，坦白跟您说：您已经被监视很久了，而且我确定，极其确定您是德国间谍。不过，如果您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不找您的麻烦。”

“如果不呢？……”

“如果不，您就可能会遇到大麻烦。”

第二作战室的负责人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欧洲地图前，那上面用红色标出了前线的位置。他指着比利时。

“这儿就是您要去的。”

玛塔·哈丽的表情突然变得不安起来：

“您这回该是不会让我翻越战壕吧？”

拉杜上尉微笑道：

“不会。这种行动很少选择右边线路。您从里斯本转道……”

“然后呢？”

负责人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笔。

“这是我们五个情报人员的名字。他们会和您联系。”

舞蹈家准备把纸折叠好放进包里。拉杜将纸张按住。

“不。您要把这些名字记在心里。”

玛塔·哈里皱起眉头，几秒钟后把纸张还了回去。

“好了。我的记忆力很好。如果我成功的话，我们可以谈谈价钱吗？”

“或许吧。您先成功了再说。”

舞蹈家刚刚离开，拉杜上尉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这招使得不错，玛塔·哈里不会起疑心的。

比利时是拉杜上尉最不操心的地方。重要的是行程路线。让玛塔·哈里从里斯本转道并不是个偶然，这是因为途中要经过的马德里是德方间谍中转站。如果如他确定的那样，玛塔·哈里真是为敌方所用，她定会在马德里有所行动，这样就掉进了他给她预备好的陷阱里了。

显然，陷阱就是那些名字，前四个都是胡编乱造的。拉杜把脑海里想到的名字写了下来。但是最后一个却是真的：那是一个双重间谍，第二作战室打算除掉他。如果几周以后德国人枪杀了那个人，那就是玛塔·哈里要叛变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报告按时送达拉杜上尉的办公室。玛塔·哈里到马德里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拜访德国使馆武官：冯·凯勒和冯·科隆。

然而，尽管对玛塔·哈里采取的是敌对立场，拉杜上尉还是要进行质疑。毕竟，间谍工作时常需要和敌方接触。玛塔·哈里说不定在利用与德方的关系认真地履行承诺，特别是她提供了德军潜水艇从摩洛哥起航地点的具体信息……